

欽定禮記義疏卷第三十六

郊特牲第十一之一

正義孔氏穎達曰。按鄭目錄云。名曰郊特牲者。以其記郊天用牲犢之義。此於別錄屬祭祀。陸氏德明曰。郊者祭天之名。用一牛。故曰特牲。方氏慤曰。禮莫重於祭。祭莫重於郊。而郊以養牲爲重。故此篇言禮以郊特牲爲首。因名其篇焉。王氏曰。此篇皆記祭事。而雜昏冠兩段。

存疑黃氏乾行曰。冠昏兩段。宜歸之冠義昏義。

案孔疏言郊特牲至降尊就卑。覆說以少爲貴之義。是與禮器本一篇而後人斷之也。其以郊特牲名篇。舉首三字耳。廣記祭禮而原本考始。使習禮者不徒徧器數之末。正

承忠信禮之本來。故首揭之曰貴誠。曰貴質。曰交於旦明。曰不同於安樂。明仁人孝子之用心。而先王制祭之精意。藉以傳矣。尊天子。故首郊。郊之祭。天子得行之。天子微諸侯僎。而禮不可問矣。庭燎以下。痛失禮之事。惡作始之人。大書特書。春秋之旨也。若夫冠昏。則因祭而及之。所謂禮器是故大備也。禮有五經。莫重於祭。故末仍以祭言。黃氏必歸之冠昏義。則不見禮器之大備。而必摘著代字。爲社稷主。先祖後字。爲總言祭。則又拘矣。

郊特牲。而社稷大牢。天子適諸侯。諸侯膳用犢。諸侯適天子。天子賜之禮大牢。貴誠之義也。故天子牲孕弗食也。祭帝弗用也。

膳市戰反。犢音獨。孕餘證反。

正義鄭氏康成曰。牷者誠慤未有牝牡之情。是以小爲貴也。孕。任子也。孔氏穎達曰。天神至尊。無物可稱。故用特牲。社稷功及於人。人賴其功。故以大牢報祭也。天子巡守。至諸侯之國。諸侯致膳於天子。則用牷。諸侯朝天子。天子賜之禮。則用大牢。郊之特牲亦牷也。言社稷大牢。以明郊用特牲。言諸侯大牢。以明天子用牷。顯其貴誠之義也。周氏謂曰。誠者純一而未散者也。牲孕則散矣。故天子弗食。而祭帝弗用也。

通論陸氏佃曰。周禮曰。以冬至致天神。又曰。凡樂園鍾爲宮。黃鍾爲角。冬至於地上之園丘奏之。蓋以其所在言之。則謂之郊。以其所祭言之。則謂之邱。或曰。園丘之祭。玉用蒼璧。牲用蒼犢。樂用圓鍾。而南郊之祭。其玉四圭有邸。其牲騂。

饋其樂黃鍾各不同何也。聖人制祭有降神之牲。又有祀神之牲。有禮神之玉。又有祀神之玉。有降神之樂。又有祀神之樂。夫豈一端而已。亦各有所當也。方氏慤曰。天子有天地之德。故諸侯以事天地者事天子。諸侯有社稷之功。故天子以禮社稷者禮諸侯。惟其稱而已。禮器言天子祭天特牲。王制言天子社稷皆大牢。掌客言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。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。其言正與此合。凡此則尊者常小而少。卑者常大而多。故曰貴誠之義。蓋誠在內而不在外故也。天子牲孕弗食。則諸侯容或食之。言祭帝弗用則社稷容或用焉。周氏諱曰。言郊則天神與地祇也。詩序曰。昊天有成命。郊祀天地也。書曰。用牲于郊。牛二。蓋一則用

於南郊以祀天神。一則用於北郊以祭地祇。是天神地祇皆用特牲。然則五帝與昊天同用特牲可乎。五帝與昊天同用大裘而冕。則同用特牲。不亦可乎。

布

孔氏穎達曰。郊與配坐皆特牲。故下文云。養牲必養二。

又召諸云。用牲于郊。牛二。是也。皇氏侃曰。圜丘之祭。祭日

之旦。王立邱之東南。西嚮。燔柴及牲玉於邱上。升壇以降其

神。次又奏圓鍾之樂。六變以降其神。天皇爲尊。故有再降之

禮。次則掃地而設正祭。置蒼璧於神坐以禮之。其在先燔者。

亦蒼璧也。次則薦血腥。祭天無裸。則祭天唯七獻也。故鄭注

周禮云。大事於大廟。備五齊三酒。則圜丘之祭。與宗廟祫同

朝踐。王酌泛齊以獻。是爲一獻。后無祭天之事。大宗伯次酌

體齊以獻。是爲二獻。王進爵之時。皆奏樂。但不皆六變。次薦
孰。王酌盎齊以獻。是爲三獻。宗伯次酌醴齊以獻。是爲四獻。
次尸食之詒。王酌朝踐之泛齊以獻。是爲五獻。又次宗伯酌
饋食之醴齊以獻。是爲六獻。次諸臣爲賓長酌泛齊以獻。是
爲七獻。以外皆加爵。非正獻之數。其尸酢王以清酒。酢宗伯
以昔酒。酢諸臣以事酒。案再降及七獻說不見所據。要之郊
以廟祭爲準也。況
又憑臆以斷之乎。方氏慤曰。郊用特牲。而召詒言牛二者。
兼稷牛言之耳。經言帝牛不吉。以爲稷牛。蓋謂是矣。

存異孔氏穎達曰。鄭氏謂配天之人。虞夏商周各異。文具祭
法。周人則以鬯配之。祭法禘鬯是也。其感生之帝。則以后稷
配之。五時迎氣及雩祭。則以五方人帝配之。九月大饗。則以

五人帝及文武配之。以文王配五天帝。則謂之祖。以武王配五人帝。則謂之宗。祖宗通言。社稷之牲則黝色。牧人云。陰祀用黝牲。則神州亦用黝牲也。其樂俱用大族與應鍾。故大司樂云。乃奏大族歌。應鍾以祭地祇。其玉則神州用兩圭有邸。社稷無文。崔氏云。當與神州同。其服。社稷則絺冕。皇氏侃曰。天有六天。歲有八祭。冬至圜丘一也。夏至郊天二也。五時迎氣五也。通前爲七。九月大饗八也。雩與郊禘爲祈祭。不入數。

新正劉氏彝曰。鄭氏引小宗伯。兆五帝於四郊。又引司服。王祀昊天上帝。則大裘而冕。祀五帝亦如之。是皆正經。而謂天爲有六。則誤矣。萬物資始於乾元。資生於坤元。聖人受命於

天資於萬物以養兆民。不敢忘其所自也。卽園丘以祀昊
天上帝者。報本也。兆於四郊以祀五帝者。迎時氣也。報本所
以神天之道。迎氣所以神天之時。欲神而報之。莫知其神之
所在。故望其昊昊然。則園丘報本之義生焉。望其五方之色
則兆於四郊之禮作焉。亦猶宗廟一祖也。而六饗行焉。故天
雖曰神。地雖曰祇。亦強名而神之者也。何以知其然哉。案大
司樂職云。乃分樂而序之。以祭以享以祀。乃奏黃鍾歌大呂
舞雲門以祀天神。若夫地祇則與四望山川各異其樂。天神
至尊。一樂而已。明其神之不二也。又大裘而冕。園丘五兆不
異此服。示其同也。聖人之意其在茲乎。 陳氏祥道曰。鄭氏
之徒。謂四圭之玉。黃鍾大呂之樂。夏正以祀感生帝於南郊。

蒼璧之玉六變之樂。冬日至禮。天皇帝在北極者。於圜丘。天皇帝。曜魄寶也。五帝。太微之帝也。分郊與邱以異其祀。別四帝與感生帝以異其禮。王肅嘗攻之矣。然肅合郊邱而一之。則是以五帝爲人帝。則非。有天地則有五方。有五方則有五帝。月令五人帝。伏羲神農黃帝少皞顓頊而已。果以是爲五帝。則前此其無司四時者乎。程子曰。帝者。氣之主也。

東則謂之青帝。南則謂之赤帝。西則謂之白帝。北則謂之黑帝。中則謂之黃帝。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。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。又言祀五帝亦如之。故諸儒附此說。朱子曰。周禮說上帝。是總說。帝說五帝。是五方帝。說昊天上帝。只是說天。鄭氏以昊天上帝爲北極。非也。北極星只是言天。

之象。又曰。萬物本乎天。人本乎祖。故以所出之祖配天地。周之后稷。生於姜嫄。以上更推不去。文武之功起於后稷。故配天須以后稷。嚴父莫大於配天。宗祀文武於明堂以配上帝。上帝卽天也。聚天之神而言之。則謂之上帝。馬氏端臨曰。祀天莫大於郊。祀祖莫大於配天。四代之郊見於祭法。經文簡畧。後之學者。莫不求之鄭注。而鄭見祭法序禘於郊之上。於是意禘之所祀者亦天。故盡以爲祀天。然康成漢人也。西漢之郊祀襲秦制。而雜以方士之說。於是以天爲有六。以祀六帝爲郊。注二禮。凡祀天處。必指以爲所祀者某帝。其所謂天者非一帝。故其所謂配天者亦非一祖。於是釋禘郊祖宗以爲或祀一帝。或祀五帝。各配以一祖。其病蓋在於取讖。

緯之書解經以秦漢之事爲三代之事。然六天之說遷固志之。其繆亦非始於康成也。

鄭氏於天帝二字知其爲一。而云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。又析而爲二。以皇天爲北辰曜魄寶。上帝爲太微五帝。王肅起而辨之。程朱諸儒從而正定之。然孔云。指其清虛在上之體。謂之天。因其生育之功。其別有五。故謂之五帝。以五配一。故謂之六。五帝者非天。何爲同服大裘。則孔固以天帝爲一矣。若夫郊之配以后稷。報本之義。取諸冬也。大饗之配以文考。告成之義。取諸秋也。孝經云。郊祀后稷以配天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。其明證也。鄭氏旣以祭法之禘爲圜丘爲祭昊天而配饗。郊爲祭上帝而配稷。祖宗以祭五帝於明

堂而配文武。又以大傳之禘爲郊。祀天又祀感生帝。不幾自相矛盾邪。夫仁人饗帝。孝子饗親。一而已。程子曰。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。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。孫奭曰。歲九祭皆主於天。至日圓丘。正月祈穀。五時迎氣。孟夏大雩。季秋大饗。考之於經。皆有明文。斯定論也。皇氏所列僅八祭。而云雩與郊禘爲所祭不數。崔氏謂雩亦常祭。凡九。然孟春之所穀亦祈也。可不數乎。至雩祭有二。孟夏大雩。常也。因旱而雩。變也。泥於變而并沒其常。毋亦未之深考與。至地祇之外。別有神州之祭。此亦鄭孔之惑於緯書者。先儒亦詳斥之矣。

總論 孔氏穎達曰。郊特牲以下。至降尊以就卑。文承禮器覆說。以少爲貴之事。

大路繁縷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
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犬
饗尚股脩而已矣

繁步干反爛亦作爛夕廉反灌本又作裸古喚反股丁喚反

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因上說以少爲貴者血腥爛祭用氣也

大饗饗諸侯亦不饗味也孔氏穎達曰對次路故稱先路
每加以兩故次路五就郊血以下因貴少更說不貴味也崔
氏云周禮郊燔柴爲始宗廟裸爲始社稷血爲始小祀醢辜
爲始此云郊血至孰者謂正祭之時薦於尸坐之前也諸侯
爲賓灌用鬱鬯者灌猶獻也謂諸侯來朝在廟中行三享竟
然後天子以鬱鬯酒灌之也故大行人云上公王禮再裸而
酢侯伯一裸而酢諸子諸男一裸不酢鄭注云王禮王以鬱

鬯禮賓也。鬱鬯是臭。故云灌用臭也。此亦明貴氣之禮。大饗
尚賸脩者。謂諸侯行朝享及灌以後。而天子饗燕食之也。上
公三饗三食三燕。侯伯再饗再食再燕。子男一饗一食一燕。
其行饗之時。雖設大牢之饌。於時先薦賸脩於筵前。然後始
設餘饌。故云尚賸脩。此亦明不饗味之義也。方氏慤曰。經
曰血腥爛祭。用氣也。以臭生於氣。故此曰氣臭。賸言捶肉如
賸脩。則以薑桂脩之。諸侯爲賓。卽大饗之時。天子饗諸侯於
廟中。然非君三重席之饗也。鬱鬯可以養陽。賸脩可以養陰。
養陽不以酒醴。養陰不以犧牲。則以所饗在臭。而不在味也。
通論陳氏祥道曰。鬱鬯陽物也。賸脩陰物也。用陰物所以神
之。尚陽物所以明之。而其所以不饗味一也。又曰。諸侯之

朝爲之飲以醉其德。設之食以重其禮。亦謂之饗者何邪。蓋饗於陰則幽明通。而凡所謂饗神與鬼者。皆所以通幽明者也。饗於陽則上下通。而凡所謂饗於人者。皆所以通上下者也。蓋明不通則幽不格。上不通則下不懷。陳氏澹曰。諸侯來朝。以客禮待之。是爲賓也。享畢。天子以鬱鬯灌之。諸侯相朝亦然。

案此一節。覆論郊祀之禮。大路郊之車也。而先路次路之繁其飾者。不得與焉。貴誠之義也。郊血也。而腥爛熟不得並焉。貴氣臭亦貴誠之義也。此亦如社稷大牢之不得同於特牲也。云爾。諸侯爲賓。而灌用鬱鬯。大饗而尚殿脩。亦上文引天子適諸侯。諸侯適天子意。夫郊。天子之事也。卽以天子禮明。